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存疑卷三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劉逵

易經存疑卷三

明　林希元　撰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乾下坤上之卦伏羲名之曰泰者葢泰之義通也此卦乾之象為天坤之象為地乾在下坤在上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交而二氣通也故名卦曰泰文

王繫辭謂陽為大陰為小此卦之體坤往居外乾來居内固小往大來也此卦之變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亦小往大來也小往大來則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占者遇此若有剛陽之德則吉而亨矣吉者得遂其進而無陰邪之傷所謂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是也亨者得行其道而無掣肘之患所謂動而不括出而有獲是也其卦曰泰以不可相無之陰陽言也其辭曰小往大來吉亨以淑慝之陰陽言也

惟天地交則小往大來矣其理一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卦釋卦名卦辭不取卦德卦變等義直曰則是云云否卦亦然是就卦上説上造化人事來如今説易一般此變例也必然者蓋聖人於否泰之卦而三致意焉泰曰則是云云喜陽道之通也否曰則是云云

憂陽道之塞也一喜一憂而聖人之情見矣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二氣交感而萬物因之發生是萬物通也此泰之見於造化也君禮其臣臣忠其君聖主得賢臣以弘功業賢士得明主以顯其德是其志相同也此泰之見於人事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蒙引曰陰陽以氣言猶諸卦之卦體也健順以德言猶諸卦之卦德也體猶人身也德猶人心也温厚和平發生長育此天地間之陽氣也嚴凝凛冽慘

刻肅殺此天地間之陰氣也内陽而外陰是溫厚和平發生長育之氣充塞乎宇宙嚴凝凜冽慘刻肅殺之氣斂藏而不見也健順是陰陽之德然最難體認看來陰陽二氣各有性格如乾確然示人易矣可見其健坤隤然示人簡矣可見其順然易簡健順以不可相無之陰陽言外健内順以淑慝之陰陽言此順是不好底順當即此類推矣

人因健順難說多就人上說不知傳分造化人事說

陰陽健順是造化君子小人是人事若健順就人說則非造化矣不可用

内君子而外小人不是真箇君子在朝廷小人在州縣但得志柄用者雖在外猶在内也但不得志縮首者雖在内猶在外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蒙引曰此句不宜於交字讀直至泰字為一句如雲

雷屯火雷噬嗑與天雷无妄之類

裁成是箇全體事物將來剪裁成箇器具如渾淪一箇段疋裁成一箇衣服相似天氣籠統都無分別聖人歴象日月星辰分別箇晦朔弦望分至啓閉以成歲功地只是一塊荒土不成世界聖人畫野分州分別箇東西南北城邑井里山川道路民生之初顓蒙無知聖人為之別生分類以立親戚君臣上下此是裁成處

輔相天地之宜是時勢所趨合當如此但力不能為聖人從而贊助之如春夏宜耕耘秋冬宜收穫此天之宜高宜種黍下宜種稻此地之宜老者宜安朋友宜信少者宜懐此亦天地之宜聖人因天之時以教民耕穫因地之利以教民樹藝順民之情以教民孝信慈此皆是輔相處

裁成是就有餘處收斂入來使歸中道故曰制其過輔相是就不足處補起來使就中道故曰補其不及

左右是左右夾輔使之植立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后之裁成輔相皆以左右斯民使得其所此聖人參天地贊化育之事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

三陽在下其志相同初九一陽進而上二陽與之相連而進如拔茅而其茹亦以其彚而起也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會則衆賢協心相與以成天下之泰者在是征行之吉也

程傳曰茹根之相牽者以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推之乃别茅之根非本茅之根也蓋一陽進而二陽與之相連猶一茅拔根而别茅之根與之相連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以三陽言志在外言其志欲上進也三陽之志皆欲上進故拔茅而連茹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是中行也上有六五之應

是主乎泰也是居伊周之任者

當泰之時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者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革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包容荒穢不急治之非終不治也姑從容以俟其機會耳漢光武初定天下久困兵革而隗囂公孫述尚割據未服光武曰且致此兩子於度外是包荒也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

更變治之者若無剛果之志有怠惰之氣則無振作之心而有廢弛之弊決不足以扶衰而革獘故在用馮河夫馮者無舟而濟非極猛勇果決不能也治泰而用馮河則挺特奮發事無不果而弊無不革矣如唐憲宗征淮蔡功久不成民間至有以驢代耕者衆皆勸罷兵憲宗與裴度獨斷然必征卒能擒淮蔡而成太功韓昌黎平淮西碑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是能用馮河也

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故治泰者必深思遠慮旁稽遠紹周及庶事盡於萬物以成可久可大之治雖遐遠不可遺也如漢高祖初安天下其時去古未遠正好搜求二帝三王禮樂制度以復古昔帝王之盛而乃苟安目前因仍秦人一切苟簡之治不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復古昔先王之盛魯兩生不肯行其人識見必有以高出漢廷諸臣之上正可與興禮樂者

乃不能如商高宗之遠求傅說而竟致不問此其遐遺者也

時之既泰則人情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凡所以妨政害治者皆自近始蓋前後左右之人依時憑勢恣為不法然後四方之人從而效尤之而天下之弊從此生矣欲從而治之則又夤緣請託無所不至使人主之心為其牽制而終以阻格似此之類若非斷以大公之道絕去朋黨之私未必能有為也若漢人禁

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産則妨於貴家是其驗矣故其道在於朋亡也

四者皆中行之道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則自具此四者占者能此四事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四句純是占

蒙引曰在下之中兼位言以剛居柔在下之中得中道也在下之中而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也又曰事各有箇中行蓋不能含容非中也當斷不斷非中也

泄邇非中也忘遠亦非中也中也者天理之當然恰好者爾然析而言之一事有一事之中合而言之則統體一中也

言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之治泰也誠能包容荒穢而不傷於急遽果斷剛決而不狃於因循周及庶事而不遺遐遠斷絶私情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文中行之道矣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以光大是推原所以得尚中行處主心言

不光則昧於義理暗於事勢但見凡事可行則行安知其當包荒而未可遽行但知目前可以苟安無事安知當奮發振作但知目前既安且治可以無事乎遠圖安知當不遐遺而周乎庶事但知朋比為我之私人安知彼為吾蠹而當去故光則明足以有照而知當包荒當用馮河當不遐遺朋亡

不大則局量褊淺規模卑狹凡事惟欲速成安能寛容而停待凡事惟守常因循而已安能奮發而改作凡事惟苟辦目前安能有深遠之慮煦煦姑息而已安能絶乎私愛故大則氣足以有為能包荒能用馮河能不遐遺朋亡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此文之德位俱无取只就時上説道理見聖人之情

見乎辭處无平不陂泰將極也无往不復否欲來也

九三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故聖人為之戒曰治亂安危相為倚伏无有常平安而不險陂者无有常往而不復來者為今之計當何如哉惟艱難其心正固其行則得保泰之道而无咎雖曰泰極而否理之必然不必恤之惟盡吾所以處之之道則泰可常保而于食有福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天地際言天地否泰之會隂陽消長之交也

本義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程傳曰无往不復天地

際也雖有不同總是舉一句以見其餘如包荒得尚

于中行例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九三无往不復隂猶未復也六四翩翩則隂於是乎

復矣三隂翩然而下復則乾往居外坤來居内而為

下復

三陰翩然而下復是小人之象不主造化說若九三无往不復則兼造化說

言時當六四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厚之力而自以其鄰不待戒命而其心自相信所以然者蓋小人黨邪害正之志同惡相濟其勢則然故象傳謂中心願君子當此之時不可不為之備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言六四三陰翩然下復不富以其鄰何也蓋陰本居下今此三陰乃在上位皆失其實矣不待戒命而自相信何也蓋居上失實既非所安反本牽復必其素志其翩然下復者實其中心之所願也

三陰在上何謂失實君子上達小人下達為惡而害君子者實小人之本心是小人之實也今為善而不害君子是失其實矣失實非其所安故三陰翩然而下復蓋小人之道既長而小人之心復萌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六五以隂居尊又為泰主乃不以富貴自驕不以承平自肆而柔中虛已下應九二之賢是為帝乙歸妹不挾貴以驕夫家之象占者如是則君臣同德上下交修泰寧之業可保於悠久矣有祉而元吉也

此爻非帝女下嫁帝女下嫁其象也猶乾九五飛龍在天亦象也然必是帝乙歸妹筮得此爻故因繫之爻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中以行願就是本義柔中虛己下應九二之賢言由其有柔中之德以行下賢之願也人君信任其臣本自素願然非有柔中之德未免為讒邪所間鮮有能行其願者如唐玄宗初任張九齡及入李林甫之譖恩意遂疎宋真宗初任寇凖及入丁謂之譖卒至貶斥亦由二君皆中常之主於中德有虧故不能行其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程傳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頽圯復反于隍也

周室東遷號令不行於天下其後為東周君獨守河南二邑即此爻之義也雖貞亦吝者自邑告命未必無善事然終不能有為也

城墉也隍池也今各州縣城隍乃為人象又無城池州縣亦有城隍非其制矣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因政令之亂故為否本義爻辭則云但可自守象傳又云告命所以治之二者若相反何也蓋但可以自守者時也天也告命所以治之者尤與人事或可以回天也此聖人之開物成務處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乾坤雖有定位而其氣則相交此卦乾上坤下則天

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天地二氣不交而閉塞伏羲
以此命卦為否也文王繫辭以為泰者人道之常否
與泰反非人道矣故曰否之匪人其占不利於君子
之正道何也陽為大隂為小此卦乾往居外坤来居
内固大往小来也以卦變言此卦自漸而来則九往
居四六来居三亦大往小来也大往小来則是小人
用事之日故不利君子貞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来則是天地不交

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隂而外陽

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泰言天地交而二氣通否言萬物不通者蓋萬物本

於天地天地二氣不通則萬物因之也

上下不交則政令不行而天下亂故曰无邦

泰言健順此變言剛柔者聖人下筆偶然不同初非

有意也蒙引說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深自韜晦不以賢能示人使人無得而物色之蓋否之時不利君子貞遯時冐進必遭小人之難如此者正以避小人之難爾是雖萬鍾之禄榮於其身亦不能强之而使就也故曰不可榮以禄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

此爻是就初上説道理於爻義無取因其惡未形故為貞吉亨之戒而未必其能否也泰初九爻辭只云征吉此乃云吉亨者聖人喜陽之長故善辭以賀君

子憂陰之長故鹹辭以勸小人無非為世道計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讀貞吉志在君之語可見小人之不正者皆非為君

只是為身謀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陰柔本是箇小人而居中得正則未純乎為惡

乃小人中之君子也故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不敢肆

其傷害之心夫小人肆邪心以害君子君子固不利

矣亦豈小人之福哉占者小人能如是不但名節可完而身家亦可保吉之道也然在君子於此最易為所溺者故為大人者必安守其否而後道亨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大人否亨者葢道不以窮達而有加損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不亂羣正解安守其否意

君子以彼包承於我而遂與他去便是亂於小人之

羣如漢蔡邕之於董卓是也

六三包羞

六三陰柔本是小人志於傷善者居陽則處非其位不中正則才力未充兼是二者故雖欲傷善而力則未能羞恥之心包藏於內而不發於外包羞之象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包羞未發故無凶咎之可言

問不中正謂之無才使居中正則為君子矣如何又志於傷善曰易不可為典要此爻在否就當小人看

以中正為小人之才者蓋小人欲害君子也須有權謀術數方能濟其姦不中正則權謀術數俱無足取故志於傷善而猶未能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即是以陰居陽不中不正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四否過中矣將濟之時則是否極而泰天道好還之日也故為有命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則是不

剛不柔允執厥中故為无咎占者所遇之時能若四之有命所處之事又若四之无咎則足以承天之休命而否可轉為泰矣豈特九四一陽之福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

此爻本義皆以為占是象在占中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君子之志未嘗不欲世道之泰但無其時無其才雖有是志而終弗克伸九四有命无咎則否轉而泰而

其志得行矣

愚於否泰六四九四二爻見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治亂安危相為倚伏之理焉夫乾下坤上之卦其時為泰爻纔過四而陰已復於此其辭為翩翩是日中則昃泰兮否所伏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也乾上坤下之卦其時為否爻纔過四而陽已復於此其辭為有命无咎月盈則食否兮泰所伏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九五陽剛中正則有可為之才居尊位則有可為之勢故能撥亂世而反之正休時之否也休否乃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能休否而得吉又當戒懼以為吾其將亡乎吾其將亡乎此心常在則不至於亡而繫于苞桑矣程傳曰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

其者兾其將然之辭與衛風伯兮之詩其雨其雨杲

杲出日意思相同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即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正包陽剛中正當指居尊位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上九居卦之上否極而泰將来之時也九以陽剛之

才而當其時必能撥亂世而反之正故曰傾否占者

先雖得否後則有喜否傾故喜也傾倒瀉也如傾水

之傾將水盡傾於地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傾否兼天運人事說此專就天運上說言否至於終決然是傾何可長也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陰麗於陽則為文明何也陽本明陰本暗陰麗於陽資其明而明生故為文明家語曰與善人同居如入

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俱化亦此意也

離之象為火者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故水内明而外暗火内暗而外明離外陽而内陰猶火陽根陰也坎外陰而内陽猶水陰根陽也

蒙引曰其象為日者只就明上取不必拘内陰而外陽雹亦然

本義解卦名兼取彖傳火上同於天取諸大象六二得位得中取諸彖傳又卦惟一陰五陽同與之乃自

取

同人于野不是出野外去同人乃曠遠無私之象也

同人于門亦不是出門外去同人乃無私之象也

于野對于門廣狹之辨也于門對于宗公私之辨也

人在家則有父母兄弟妻子之屬自不能無私故人

家謂之私家出在門外則東鄰西舍皆吾人而無所

私然猶狹也進而于野則四方八畔皆吾人而無私

則曠遠無私矣

本義曰于野謂曠遠而無私最看得好曠是橫說遠是直說曠遠無私是至廣至遠皆無私係而與同凡是人皆與之同而無分爾蓋大同也君子之心無藩籬無畔岸視民為同胞物為吾與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大度弘量兼臨博愛而情無不孚恩無不洽在一家則一家之人皆與之同而無分爾我在一鄉則一鄉之人皆與之同而無分爾我在國與天下亦然所謂視天下無非我故曰大同

序卦傳曰與人同者物必歸之同人于野則愚無不敷物無不應人無不助而事無不濟故亨雖大川之險亦利於涉矣然必所同者合於君子之正道乃為于野而亨且利涉使不以正雖所同滿天下畢竟是私情之合不足謂之于野又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利涉大川濟難之象也與需等卦涉川不同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又有利君子貞之戒者蓋天下固有不正之同如陳恒相齊而人歸之非不大同

也乃以厚施得民王莽居攝獻符命者成羣非不大同也乃以奸偽欺天下是皆不可謂君子之正道如周公居東惠愛在人臨去而民思之有無以我公歸之咏召公治南惠愛在人既没而民思之有甘棠勿伐之咏可謂君子之正道矣

問同人君子之正道何如曰同人與比相似夫鳥獸不可與同羣斯人同生天地間焉得而不同比然所以相司相比者自有大公至正之道非可以私恩小

惠私意小智為也故內而一家父子兄弟夫婦之相接各自有道此君子之貞也若予曲意以說其親弟曲意以說其兄婦曲意以說其夫非君子之貞矣外而朋友其所以相交相處者自有道此君子之貞也若拍肩執袂以為氣合飲食遊戲相徵逐非君子之貞矣遠而國與天下其所以獲上治民者各有其道此君子之貞也若阿意逢迎以求獲上違道干譽以求得民非君子之貞矣

蒙引曰必合於君子之貞乃為于野乃得亨而利涉

此正與恒亨无咎利貞有攸往一般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此以君臣同心一徳立說柔得位正也得中中也應

乾應九五也亦以中正也二五中正是君臣同心一

徳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

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言同人利君子貞何也蓋此卦之德内離而其德為文明外乾而其徳為剛健此卦之體居上之中中也得陽之位正也上應九五亦居中得正也文明則能明乎正理剛健則能存乎正理中正在巳正也有應所應正也凡此四者皆君子之正道也夫天下之人不同所同者此心天下之心不同所同者此理同人而出於正則吾此心此理天下之人亦此心此理也寧有二乎故能通天下之志如父子兄弟夫婦同於

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其所同者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為父子兄弟夫婦者不過如此而已矣豈有不相通乎若父子兄弟夫婦曲意以相承則私心邪意不能以相通矣朋友同於庠序切磨箴規其所同者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為朋友者不過如此而已矣豈有不相通乎若拍肩執袂以為氣合飲食遊戲相徵逐則非心邪行不能以相通矣君臣上下同於國君敬其臣臣忠其君上使其下下承其上

其所同者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為君臣上下者不過如此而已矣有何不相通乎若阿意為容逢迎為悦則邪心詭道不能以相通矣必通天下之志乃為于野而大同若不通天下之志只是私情之合而已雖所同者通天下亦猶陳恒之於齊王莽之於漢爾豈足為大同乎

乾健也健則不屈於物欲故無偏私之累而能同人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類族者隨其族而類之使各以其類而相聚如類姓
册一般黄與黄做一族張與張做一族李與李做一
族天下之人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農工商賈内而中
國外而夷狄蠻貊其族至不一也皆隨其族而類之
使公卿與公卿為一族大夫與大夫為一族士與士
為一族農工商賈各自為族中國居内夷狄居外是
之為類族如是則公卿大夫士各享其尊農工商賈
各安其分中國居内而不淪於蠻貊蠻貊居外而不

混乎中華彼此相安而無胥戕胥虐之患矣辨物非徒辨之而已辨其性之同異而類之使各自為類以致用於穀辨高下耕穫之宜以養生於藥辨溫凉燥濕之性以療病辨牛之性以耕辨馬之性以乘辨鳥獸魚鼈之性而烹飪之以供祭祀賓客之需辨金銀銅鐵而陶冶之以倫民生之用大而辨衣服采章之等以別尊卑定冠婚喪祭之儀以倫制度又如益烈山澤而焚之禹驅蛇龍而放之菹周公驅猛獸之類

皆是不能盡書也辨物則天下之物各得其所各適其用而相生相養之道得矣

類族中亦有辨物辨物中亦有類族各省文以互見也

審其異則同就在其中無他作為故曰審異致同如審黄與李異不使混於李則凡黄姓者同為一族矣審公卿與大夫異不使混於大夫則凡為公卿者同一位矣其餘以類推之不能盡書也

蒙引曰致同全在審異不審其異則混淆雜亂反不同矣

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致同所以體同人之象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同人之初以時言剛以爻德言在下以爻位言上無繫應以應爻言同人之初是在事始初心未變也固未有所私剛則不屈於物欲自不為私在下位則未與物交未緣有所私上無繫應則在上無相知之人

亦無所與私故其象為同人于門于門其象也非真出門外去同人也夫人在家室之中則有父子兄弟妻子之累自不能無偏暱之私出在門外則父子兄弟妻子不為吾累而無復偏暱之私矣是葢無内外無爾我隨其人之來而皆與之同親疎厚薄其分雖有不同亦隨其分而處之而情無不孚恩無不洽不於其中有所偏暱猶出門外去同人而無偏暱之私也出門同人則内不失已外不失人故其占為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出門同人是解同人于門明于門為出門也言出門外去同人無私繫而能同人者也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又誰得而咎之若有私繫則人得而咎之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

宗不解宗族而曰宗黨是私黨也六二中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故取此象不能大同而繫於私其如君子之道何故可羞吝

彖傳以二應五為好爻爻辭乃為不好爻何也同人貴公而嫌私初九以出門同人為善二則專與上應者不若初之無私矣彖傳以為好爻是舍其惡而取其善亦猶睽姤二傳此孔子之易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此以義斷之言同人而繫于宗其道可羞吝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剛而不中則德性不善而妄於求同上無正應則獨

立無與而急於求同故二與巳雖非正應而三必欲同之三欲奪二而懼五之見攻故厚為之備其象為伏戎于草莽中又升其髙陵以顧望升髙伏莽三之情狀可見矣然理既不正勢又不敵故至于三歲而終不敢發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言所攻者九五其敵剛强也三歲不興者由其敵剛故終不能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四亦欲同於二而隔於三故乘三以攻二為乘墉以攻之象然四以剛居柔不若三之以剛居剛故能以義自反而弗克攻占者如是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義弗克也是聖人嘉四之能知義也困而反於法則是以吉也法則即是義弗克攻如何有困初欲攻而

終弗克攻中間自有許多困心衡慮處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九五隔於三四始不得同而終同故其象為先號咷而後笑然三四之强未易取勝六二之弱有難扶植故必用大師克之而後能相遇大師克相遇明其所以後笑也

九五不取君象程傳說是彖傳則取其善者言故曰孔子之易也若就君位言豈有人君不能克三四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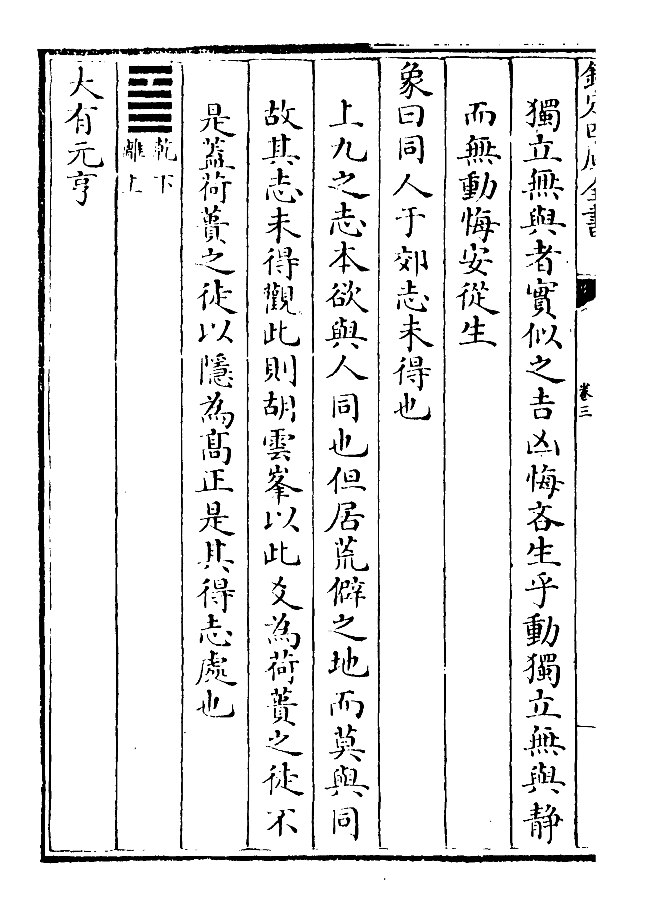
還用大師耶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言二以中正應五中正其理直也所謂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也大師克相遇者言必克了三四然後得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居外則無事任無應則無交與非不欲與人同也但人不與同爾故其象為同人于郊郊荒僻無人之境



獨立無與者實似之吉凶悔吝生乎動獨立無與靜而無動悔安從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之志本欲與人同也但居荒僻之地而莫與同故其志未得觀此則胡雲峯以此爻為荷蕢之徒不是蓋荷蕢之徒以隱為高正是其得志處也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火在天上無所不照是四海九州皆在其照臨之下所有之大也六五一隂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五陽皆為一隂所有亦所有之大也故其卦之名為大有火在天上此火字當日字看若作實火焉有火在天上耶

居尊應天二義俱重有位有德五陽所以應之也

火在天上取之大象六五一隂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取之象傳本義兼取彖傳大象二義解卦名

乾健離明應天時行治有之道也故凡有所為凡有所行皆大善而亨通中庸曰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法此元亨也禮記曰禮樂刑政四達不悖而王道舉矣此元亨也

據大有之時似可得元亨而必本之卦德卦體者天下未有無道而可以致治者中庸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此之謂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五陽皆為一陰所有者陽多陰少以少者為主也而況居尊得中則其位與德亦足以有之矣

蒙引曰只是中而曰大中者以大有之時而居尊位故其中亦為大中非尋常之中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此以卦德卦體釋卦辭其指居大有者其德之德兼指卦德卦體剛健則不屈於物欲文明則不惑於義理應天時行則動維厥時允執厥中如

此則凡施之政教命令者盡善盡美而四達不悖矣故元亨言不特亨通又大善而亨通也

天者理之當然也理之當然處便是時故曰當其可之謂時天之所在即時之所在非應天之外又有時行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治有以遏惡揚善為言何也所有既大無以治之則釁孽萌於其間釁孽之萌皆起於賞罰之不明善惡

之無懲勸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禦而天下之禍成矣故聖人於大有著遏揚之戒以謹之於微也

遏人之惡揚人之善非有他也天命之性有善無惡是他性分所無者故從而遏之遏惡所以順天也善是他性分所有者故從而揚之揚善所以順天也

反之於身亦若是者此朱子之意

順天休命不是奉行天命惇庸命討之意亦不是遏惡揚善欲以順全在人之天命只是淺説謂遏惡揚

善皆是因人性之本然而治之彷彿行所無事意思

本義曰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猶孟子註天下之理本皆利順順而循之則為大智意思

遏惡揚善最是治天下急務遏其惡使之懲也揚其善使之勸也民皆懲惡而勸善天下所以治也賞罰不明於天下民無所懲勸相趨於惡而莫之禁亂之所由起也周至康王大有之時也康王命畢公保釐

東郊其實只是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俾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即遏惡揚善之謂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書周官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故大有有涉害之理

程傳曰大凡富有鮮有不害初九雖當大有之時然陽則剛正而心有守居下則處卑而志未盈上无繫應則無內外之交浮侈之心未作在事初則新與事

接而勤儉之心未變四者皆不涉乎害者也占者如是則無驕侈之失故无咎然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若謂无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害矣故必艱以處之則終无咎書曰居寵思危罔不惟畏艱之道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此傳文勢與比之初六有他吉也一般只舉大有初九本義以陽居下上无繫應而在事初皆舉之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剛中才徳之茂也得應乎上委任之隆也以是才徳承是委任用能竭其忠智以任天下事如大車之能載物也伊尹任天下之重諸葛孔明發憤感慨許先主以馳驅皆此道也程傳曰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大車之材强壯能勝載重物也

有所往如是兼剛中得應説无咎是能勝任而免責

本義剛中字重在下字輕是對下文得應乎上字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此是解爻辭言象云大車以載是任物充積於中而皆不敗也即克勝任重之意能勝重任所以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三居下卦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是才德之茂克謹侯度勲勞升於王室者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是人君嘉其勲勞從而優禮之如天王賜胙于齊桓晉文者然由是三以其土地所産重物如玉帛之

類朝獻于天子以致尊君敬上之心有亨于天子之象若小人無剛正之德無君上之禮遇則無由朝獻于天子故曰小人弗克

蒙引曰亨于天子蓋周禮所謂時見曰會者也此在常朝之外方小人弗克說得去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言小人則不利也此是與積中不敗句協韻不然亦不用害字

九四匪其彭无咎

四近君之位其位既高又以剛居之而所遇者又六五柔中之君故有僭迫之嫌所謂權不招而自大威權太重勢陵於君者也猶幸其處柔不極其剛故能謙降損抑不極其盛而得无咎占者亦當如是也

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霍光之於漢昭帝郭子儀之於唐代宗此爻是也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伊尹之匪彭也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匪彭也出

入朝堂小心謹愼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霍光之匪彭也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子儀之匪彭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言其明辨之晳然也所明者君尊臣卑之義進退存亡之理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當大有之世柔中居尊虚己以應九二之賢是

五之信有以孚於二也上下歸之是天下之民見二五之相孚亦傾心信服於六五也五之孚感於上下上下之孚應乎五故曰交如言上下之相交也蓋當天下無事之時不用刑威而以德化民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時當大有釁孽易生若一於孚信而嚴威不立則紀綱法度因之廢弛人將慢易之而無畏避之心矣故必濟之以威猛厲之意常行於寛恕之中神武之威常行於仁厚之内則天下之人不敢玩

法以安肆所有之大可以長保而無虞矣何吉如之先王之明罰勑法周王之董正治官克詰戎兵皆是道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言一人之信見於虛巳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有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易而无備是解威如吉是必用威嚴也愚謂大有之世天下既安且治無事乎有為蓋享盈成之治者也

故人君但虛已下賢而上下自歸之若非大有之世須費許多氣力未必但如此而上下遂歸之本義先下大有之世不為無意如此看方有著落不然只虛已下賢如何便上下歸之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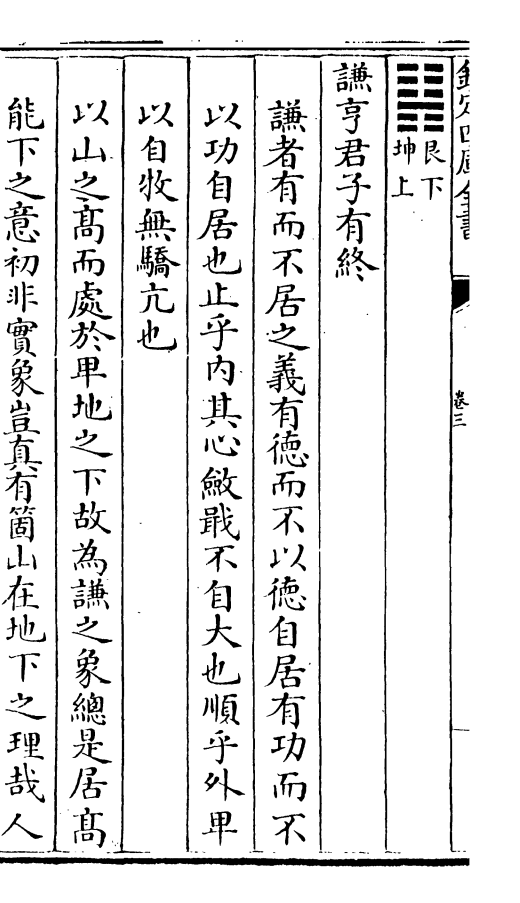
履信思順尚賢俱就以剛居上下從六五上取六五厥孚交如信也而上下從之是履信也謙退不居而下從六五是思順也但不可謂履六五之信思六五

之順尚賢作尚六五之賢說

言上九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如是則行合乎天矣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此是解上吉意要本爻德說言大有上九吉无不利者是履信思順又以尚賢行合乎天自天祐之也故吉无不利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有德而不以德自居有功而不以功自居也止乎內其心斂戢不自大也順乎外卑以自牧無驕亢也

以山之高而處於卑地之下故為謙之象總是居高能下之意初非實象豈真有箇山在地下之理哉人能謙卑降屈則隨其所至而人皆愛敬之而行無不

得故亨始雖不居其有所有終不可沒而名成功立故有終亨是目前通達無礙如所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州里可行蠻貊可行意有終是將來有結果成就如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敢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敢與爭功意彖傳尊而光卑而不可踰繫辭傳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皆是此意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彖傳不釋卦名義徑釋卦辭此一例也其云天地之

謙亨亦與卦辭本義不甚相貼要聖人之精因卦以

發者爾

天雖在上其氣常下交於地以生萬物是下濟也然

氣一噓而萬物以生氣一吸而萬物以成是其道則

光明也下濟謙也光明則亨矣

地以形言則處萬物之下以德言則无成而代有終

可見其卑也然其氣則上騰以交於天而生物是其

道則上行也卑謙也上行則亨矣

似此解謙亨與人皆愛敬行無不得意稍差此孔子之易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寒極則暑暑極則寒此虧盈也日入而升月缺而圓暑生於寒極之后寒生於暑極之后是益謙也

地道變盈而流謙

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如高岸為谷潮汐之大極而漸小草木之榮而悴開而落是也卑下者流注而益增

如深谷為陵潮汐之小極而漸大草木之悴而榮落而開是也

鬼神害盈而福謙

鬼神要不外天地之道葢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然依此說則與上文無分別當以福善禍淫言蒙引欲無動植之物說愚按草木之榮悴開落總在地道變盈流謙之内矣惟當從福善禍淫之說為是

人道惡盈而好謙

人之盈滿高亢者則人情之所惡孫遜謙屈者則人情之所好故曰謙受益滿招損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承上言天地人鬼俱好乎謙故人而能謙若其位居尊則其德因之而愈光若其位居卑則人終不可得而踰蓋謙者德本自光其位之尊其德因之而愈光也卑者位本可踰因其卑而能謙其德則高而卒不

可踰也何謂謙尊而光蓋君子居尊則下民之所承載而瞻仰者於是而能謙焉其瞻仰又當何如哉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敢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敢與爭功是也九三象傳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可以見尊而光矣何謂卑而不可踰蓋居下位之人不足以起斯人之景仰而有慢易之心是可踰也於是而能謙焉則人尊仰之而不敢生慢易之心矣故曰不可踰所謂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

慢易焉是也

光是德光不可謂謙德之光蒙引說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地本卑而中却有山是胸中有許多高處乃自掩其高而卑以自牧也故為謙之象此與本義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不同此說本之

蒙引

凡人待巳之心常多故巳有片善便自以為無前待

人之心常寡故人雖有許多善視之若不足如此則在已者多在人者寡而不得其平矣非謙也故體謙之君子裒去在已之多以益在人之寡已有善不大自張皇而深自貶損人有善不過於貶損而必加稱揚于以稱量事物之宜而平其施使待已者猶待人待人者猶待已人已一致無復有多寡之異焉則人已各得其平而謙在是矣此君子所以體謙之道也本義損髙增卑以趣於平是就本文裒多益寡稱物

平施上貼入謙上去觀下文曰亦謙之意字可見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柔既能謙而又處下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謙君子

本義曰謙之至也用此以涉險則得衆力之助而險可濟故吉涉大川是虛象凡人之渉險難皆是與需訟諸卦涉大川不同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程傳曰自牧自處也言以卑下自處也釋謙謙君子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謙德之盛者也由是積於中而著於外矣故為鳴謙夫謙而有聞已無不正事無不成吉也占者能如六二之鳴謙焉則亦正而吉矣處已處人不失其道正也動而不括行無不得吉也

貞吉是占本義正而且吉是就鳴謙上先貼出占意然後正言占者如是則如其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言六二之鳴謙貞吉由其中心之自得也謙德得於中則自闡於外矣即本義柔順中正意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則其時為獨尊無有出其上者此位之隆也剛而得正剛既足以有為而得正又為之盡善此德之隆也德位兼隆而為上下所歸是功業足以葢世如唐之郭子儀是也乃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以其功下人故為勞謙夫雖不有其功其功

終不可掩雖不伐其勞其勞終不可沒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敢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敢與爭功是也故曰君子有終吉吉即君子有終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萬民服其功勞不是服其有功勞能謙即天下莫敢爭能爭功意此釋君子有終

六四无不利撝謙

柔而得正柔謙德也得正不過乎謙也居上而能下

亦謙也如是則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在邦必達在家必達矣故无不利然居九三功臣之上功不過於九三而位乃過之恐三不能甘而釁孽所由起也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自安之意則為之上者嘉其謙為之下者安其讓而利可永保矣撝謙如何謙讓之意恐無以表白於三或見之言辭或見之動作或有意外之恩殊常之寵皆先彼後己再三推讓於三而已不敢當焉務使此意表白於三此之謂撝謙

若藺相如之讓廉頗寇恂之屈賈復彷彿此爻之義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此為六四之撝謙恐人疑其太過故為之解釋如此言六四之撝謙似乎過於卑巽而違其法則矣然四以無功而處九三有功者之上理當如是雖過於卑巽而不為過似乎違則而實不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五居尊富本其所有而能以其鄰者亦其常事也

此曰不富以其鄰者明六五之以其鄰不以富而以德也以柔居尊在上能謙是其德也既曰不富以其鄰又曰利用侵伐者執謙之人於武事多非所樂如漢文帝之屈於匈奴與和親是其驗也故曰利用侵伐以濟其不及也蒙引曰此亦君道貴剛不可一於柔之意无不利放開說言凡事皆利不但侵伐之利也以其能謙故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此恐後世之好兵者泥利用侵伐之辭而失之至於黷武殃民故為之解釋如此言六五之利用侵伐是因其不服而征之也若苗民逆命而舜征之淮夷背叛而宣王伐之是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於謙而著行師之利何也蓋言能謙之效所以勸也利用行師矣又曰征邑國者為其質柔而無位也質柔則才有所不及無位則力有所不足故不能征伐

四方但可征巳之邑國而巳無位是無君位不然說

不得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依本義志未得只是箇過文爾其志之未得以陰柔

无位才力不足故也此與爻辭意少異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是泛解字義人心和樂以應其上是說此

卦之所以為豫蓋豫有二義有一人自和樂者有衆人共和樂者而此則是衆人共和樂也

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即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以卦體言是言卦具有此義也以坤遇震為順以動以卦德言是所以致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順以動順理而動也夫天下之人不同所同者心天下之心不同所同者理既順理而動則動合乎人心矣故人心和樂以應之論語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孟

子曰得道者多助即其義也

建侯立君以治民也若非素得民心則民不服從非立君之利也故屯初九以貴下賤而大得民則利建以為侯行師戡亂除暴也然人心不樂未有不激變而生災者故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說見卦辭下志行屬九四蒙引曰彖傳志行二字只

貼應字意非如俗說上下之和樂也愚謂其志得行畢竟是誰志若說上下之志如何謂之得行必是九四上下應之方其志得行故文辭謂之大有得象傳謂之志大行蒙引之說愚未敢從識者擇之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天地如之是天地和樂以應之也人君順理而動則行合乎天地天地有不和樂以應之者哉如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而熒惑為之退舍商高宗因雉雊而脩德

則天祐之而商道復興漢高帝敗於彭城而以大風脫漢光武逼於王郎而以氷合渡是皆天地之應處天地如之是舉其大者以況其餘故曰而況建侯行師乎言必得人心之和應而建侯行師无不利也

順以動是舉其平日言天地如之人心之應乃平日順動之所召致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天地順動氣機之動静闔闢也不可專就天左旋上

說為地說不得左旋也日月星辰寒暑晝夜之運轉皆在天地之動內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其間氣機之闔闢往来皆有常則日月五星各有纏度次舍所謂順動不過循其常則而運行依其度數而旋轉麗天地若不順動則七政之行皆失其度四時之行皆失其序欲其不過不忒不可得也若以順動則日月之行秋冬而南陸春夏而北陸自春分而夏至晝浸長自秋分而冬至晝浸短何嘗有過差乎氣一舒而為

春為夏氣一斂而為秋為冬四時代謝迴復相仍何嘗有差忒乎

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聖人在上禮樂刑政之施皆合乎天理而當乎人心是以順動也將見此以理感彼以理應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不用刑罰而民自服矣

豫之時義大矣哉

此承上言順以動豫之時義也在天則以順動而日

月不過四時不忒在聖人則以順動刑罰清而民服天地之化聖人之治皆不外乎是然則豫之時義不其大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始伏聲於地及出地而奮震則所以鼓天地之和氣而發萬物之生意者在是和之至也故有豫之象先生作樂一則象其出地之聲一則取其至和之義

為之詩歌宣以琴瑟鐘鼓而樂於是乎有聲為之舞蹈飾以干戚羽旄而樂於是乎有容聲容皆有而樂之制於是乎備矣然樂非無因而強作也先王文以經治武以戡亂治功既成於是述其功德形之詩歌被之聲音效之舞蹈以為功德之形容則先王之文德武功昭彰乎人之耳目而不可掩矣是樂之作所以崇德也先生之作樂也自閨門而邦國而宗廟朝廷無非用樂之所在也而其大者則冬至祭天於圜

丘以是樂薦之上帝而配以祖季秋享帝於明堂以是樂薦之上帝而配以考焉

作樂以崇德則人和樂矣作樂以享神則神和樂矣樂所以和神人也

初六鳴豫凶

初六是陰柔小人與九四為應是其強援也九四方得時主事初六依時附勢其志因之得行説樂之極不能自勝至於自鳴所為如此其取敗也必矣故其

占凶如唐順宗朝王伾王叔文用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奬僴然自得以為伊周管葛復出是鳴豫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志窮是觧鳴豫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言此以起六二之不溺於豫

也六二居中得正當可樂之地獨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故其象為介于石言其堅確如石也凡人溺於富貴逸樂之中其心遂為昏蔽而昧乎吉凶禍福之幾六二不溺於豫則心無所蔽而不昏昧故吉凶禍福之未來而幾先動即能早見而預圖之故又為不終日吉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介于石二之貞也不終日二之吉也占者能如二之貞則亦吉矣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此推不終日本於介于石言六二不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得正而吉者由其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本義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取諸此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六三陰不中正是小人也位近於四四為卦主得時主事三依時附勢竊取寵位而以自樂名節頓喪禍敗將及可悔也占者處此惟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凶咎隨至而有悔矣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只是本義陰不中正意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是天下之豫由四致之如伊尹周公其人也舉天下之人躋之壽富安逸之域丈夫之事業志願無不遂矣所得孰大焉故其占為大有得然天下之豫雖由已而致非已所能獨保所賴以共保天下之豫者實在於天下之賢天下之賢非

猜忌嫉妬者之所能致必也任之勿貳用之勿疑如所謂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者焉則同類之朋合而從之如髪之聚於簪衆賢畢集群策悉用而豫可永保矣勿疑以下是戒占之辭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志大行是解大有得葢君子所志常欲舉一世而生全之天下由九四以致豫則平生之志於是乎大得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

以柔居尊則不能自振而沈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九四方得志於下衆皆歸之而不附已已之顛危頻於死亡故為貞疾之象貞常也物以得正為常故謂貞為常常疾言久疾而不瘥愈也然以所處得中善道猶有存者故又為恒不死之象衰周之君漢魏末世之主皆然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乘剛即本義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此解貞疾不及以柔居尊沈溺於豫意

中未亡雖時勢已去善道猶有存者賴此一脉生意猶在故又為恒不死之義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陰柔居豫極永溺於豫而無悔悟之期矣故為昏冥於豫之象然在震之終是動體也居動體尚有激昂奮發之質而非衰頹不振者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

能有渝之象革故而鼎新悔過而遷善如楚莊王以伍舉之諫而罷淫樂秦穆公因于殽之敗而悔告羣臣以至漢武輪臺之詔皆是也占者如是則能改而无咎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在上是解冥豫如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例何可長言不能久將死亡也

䷐ 震下兑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本自困卦九自二來而居於初蓋困卦下坎上兌坎卦九本在二今來居初也又自噬嗑九自上來而居於五蓋噬嗑下震上離離卦九本在上今來居五也而自未濟來者亦為九來居初九來居五蓋未濟之卦離上坎下離則九在上坎則九在二九來居初則成震九來居五則成兌震下兌上則為隨也無此二變者自困自噬嗑一變也自未濟一變也

困卦九本在二六本在初令六自初上而居二九自二來而居初是剛來下柔退居其後也噬嗑九本在上六本在五令六自五上而居上九自上來而居五是剛來下柔而退居其後也未濟放此故曰剛來隨柔或疑剛來隨柔難說已能隨物不知柔既為剛所隨便是已能隨物初不論剛柔也况此所主不重在剛柔此動彼說者此動而感乎彼彼説而從乎我亦隨之義也必已能為物之所隨然後物從而隨之如

比卦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亦是已足為人之比然後人從而比之

彼此相從則何事不立何功不建故大亨然使所隨不正則為非道以相與雖大亨亦未免於有咎故必利貞方无咎

利貞無物我兩邊說已之隨物無違道之私物之隨我非于宗之吝所謂貞也七十子之從孔子孔明之從先主貞也何咎之有三千珠履之從田文荀彧之

從曹操不正也得為无咎乎

彖曰隨剛来而下柔動而說隨

說見卦辭下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言大亨又能得正而无咎則天下之所隨也蓋大亨者彼此之隨一人之隨也貞无咎而天下隨時則不但一人之隨而天下皆隨之矣天下隨之極言其效也猶天下歸仁邦家無怨意

隨當兼上下說蒙引就有國者說恐未是

言隨出於正則得隨之道而无咎然不但彼此之相隨而已將見近者悅遠者来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盡天下之所隨也何也正者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隨出於正則天下隨之

隨時之義大矣哉

正者隨之時義也夫隨一出於正而天下皆隨之其義不亦大哉人苟知隨義之大則於所隨可不謹哉可不貞哉

味卦辭及彖傳之意雖云已能隨物物來隨已然歸重在已能隨物上

彖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此是於人事中覓箇来配易非教人必如是也只是出作入息之意無大意義窮冬閉塞之時雷隱澤中造化之宴息也日入晦夜之時君子入宴息於内人事之宴息也易中大象俱當如此看如后以裁成天地之道先王至日閉關之類又一義當别看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九以陽居下即所謂九來居初剛來隨柔也為震之主震動也所謂此動彼說亦隨之義也是皆卦之所以為隨者也卦之所以為隨則為成卦之主而主乎隨者也故曰官猶屯初九為成卦之主也

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是主乎隨者也故為官之象官者有所隨也既有所隨則心便有所主而變其常不得如常時無所主之虛矣是有

渝也私於所隨固為未善然亦顧所隨何如爾若所隨是正人端士無匪人之傷則有輔仁之益猶為吉也雖然終是狹而未廣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但是正人端士皆與之交而不專主一人則兼衆長集衆善事無不成業無不就是有功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言其集衆善而無有遺失也故能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六二初陽在下非正應而實近五陽是正應而在遠處一時未得遂其交六二陰柔性急不能寧耐自守以須五之正應但狃於近便而從初既從乎初則不得復從乎五矣是係小子失丈夫也女之從夫臣之從君弟子之從師士之交友皆有此事不可不謹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二係小子則弗能兼與乎丈夫然則人可不一於從正哉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四陽在上丈夫之象初陽在下小子之象也三近四而遠於初則惟近之從而不暇及於遠矣故其象為係丈夫失小子係者為之牽係而不去也四陽當任而三隨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富貴功名可以立致何難之有哉故其占為有求得雖有求得以此之故而苟於求雖得禽獸如丘陵然於君子之道相去遠矣故又利於貞居易以俟命不行險僥倖以饕分外

之富貴是三之貞而君子之所當戒也

六三上不就應爻取象而就四取象者上無可隨四陽當任三之所欲隨者也下不自比爻取象而就初取象者因下云係小子失丈夫而云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此當與上二爻弗兼與對看聖人之意謂初係小子則弗得兼與乎丈夫矣三係丈夫不慮失小子者蓋三之志在於舍下失初非所顧也二狃於近而失五

三志乎四而失初二三之得失見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剛德之盛也居下之上位之隆也與五同德與君同心共濟如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人臣若是何求不獲故其占隨而有獲夫人臣以功能而求於君固亦義所當得而不為過然挾功陵上之嫌不能免矣故雖正亦凶必也内有誠心而外之所行者在於道理如是而明哲以處之則君嘉其

讓而安於上民服其謙而安於下矣何咎之有有孚在道只是一理而分内外總是不挾功而陵於五也不可分講有孚如何在道又如何愚謂有孚存謙虚不伐之心也在道行謙虚不伐之事也有孚在道就是他明處夫人臣挾其功能以陵於上取敗之道也自非聰明睿智明於尊卑堂陛之分達於虧盈益謙之理孰能早見而預圖之故卦辭就事論事曰明哲之事而象傳遡流窮源曰明哲之功交相發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言以理言當得凶也有孚在道以明此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亦中正是明君任賢相如堯舜之於禹臯湯武之於伊周孚于嘉者也占者如是則内焉有以啓沃乎君心君德以之而成矣外焉有以弼成乎治道天下由之而治矣吉之道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言五之信于善者由其位正中也葢位正中五之善也惟巳之善故能信乎善非成湯無以信伊尹非文王無以信太公孔子非不聖也遇春秋而卒老于行孟子非不賢也遇戰國而終身坎坷聖人因孚嘉而發正中之義其所感者深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拘係從維為何取此象自隨言也上六爻義無所取只就居卦之上隨之極上說道理王用亨于西

山又自此生出一意言以上六之誠意用之亨于岐山則吉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言居卦之上也窮極也由其居上是以窮極即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意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有事有兩意災害之來有事也救災解難亦有事也

故程傳曰蠱非訓事乃有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

本義總其意而改之曰壞極而有事

朱子語錄曰皿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并

便是積弊那壞爛底意思如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

極弊大壞時愚謂天下國家都是苟且因循弄得那

極弊大壞處方有事出來壞未至極未必有事

艮剛居上是其情高亢而不下接巽柔居下是其性

退縮而不上交故曰上下不交

下卑巽是逡巡畏縮而不前進上茍止是因循止息而不事事上下不交則事無人共理下卑巽而上茍止則事聽其廢壞所以積弊而至於蠱

蠱亂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當得元亨蓋否極而泰亂反為治不但國勢自是而一伸治道亦於是乎振舉是不但亨而且大亨也然元亨非可以坐致也必也冒險越深以求濟然後可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故曰利涉大川言當有事以治蠱也而治蠱之道任乎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蓋甲日之始在治蠱則是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辛有自新之義前事過中而將壞則當自新以為後事之始而不使至於速壞故曰先甲三日言當革故鼎新也丁有丁寧之義後事方始而尚新又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故曰後甲三日言當憂深思遠也自新於先丁寧於後則治蠱有道而亂反為治矣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說見卦辭下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此句與坤後得主利而有常一般而字當是字後得主利乃是常道蠱元亨乃是天下治也蒙引曰是實天下治非謂天下將治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程傳曰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言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則撥亂反正亂之終治之始矣終則有始雖云人事實則天道故曰天行非天有是時則人亦無緣有是事矣歸重在天時上邵子曰時者天也事者人也時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猶形行而影會聲發而響應與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程傳曰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之象此

只是一邊尚遺了一邊須兼兩邊看本義而事莫大於二者方說得去愚謂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固有事也既撓亂旋復返舊亦有事也蠱之時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故必振作其民使去其舊染之汙以自新而新民之本又必培養己德使天之與我者常存不喪然後推己及人斯民始可得而治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六於爻義無取只就卦初上說道理

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有父母之象初爲父母則諸
爻皆其子也皆當以幹蠱爲責獨九二上應六五爲
幹母之蠱其餘諸爻皆幹父之蠱
在卦之初故蠱未深蠱未深故事易濟事易濟故有
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至於蠱亦危矣又必戰
兢自持以危厲處之方能終吉蓋恐人以爲易而以
易心處之故爲是以戒之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言初六幹父之蠱其意在於承考之志而置之無過之地也夫前人之蠱已壞未始不欲賢子孫振起之故初六之幹蠱謂之意承考也凡有幹蠱之責者當知勉矣

本義蠱未深而事易濟在有子考无咎内幹父之蠱是諸爻所共不取爻義獨六四裕父之蠱是取爻義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爻辭無中字本義生出一箇得中是本象傳意本義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即象傳之中道也

幹母之蠱而得其中言所幹之事得其當也司馬公入相盡變熙寧之法可謂善矣亦有不必變者如僱役之類是未當也故蘇子瞻諸公力爭之不可貞是就容色上說宋儒論諫官謂言事是目容色是綱正是此意不可貞本以剛乘柔來蓋凡剛有多所違拂而柔必有所不堪故聖人特以為戒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說見爻辭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亦是幹父之蠱者以剛居剛而過乎剛又居下之上而不中固是未善然三是巽之上爻為巽之體以陽居陽為得其正巽則可以制其剛正則可以救其不中故其幹蠱不無失當處是小有悔也然亦不至大狼狽故无大咎因是小有悔故僅无大咎因是无大咎故僅小有悔過剛不中巽體得正二句當合

說過剛不中若非巽體得正豈止小有悔正緣善惡相濟故不至大違拂爾本義分過剛不中於小有悔分巽體得正於无大咎似未穩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言九三過剛不中巽體得正以制之其幹父之蠱初間雖若有小悔然終无過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夫前人之事已壞為子孫者當如救焚拯溺以振起

之六四陰柔無為乃寛裕以治之若無事者然如是則蠱將日深矣安能有濟哉故以往則見吝占者當以為戒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言未得幹其蠱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柔中居尊當蠱之時似未必能振拔以有為者得九二以剛中之德奉承之於下有以匡巳之不逮

故能振前人之蠱垂聲譽於天下得賢之效有如此哉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言六五之用譽由九二承之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剛陽有德也蠱有事之卦在上則在事之外矣

以剛陽居卦上而在事之外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也故其象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程傳可玩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言上九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是用舍惟時進退以道非潔身亂倫之徒也故其志可法則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之卦取名曰臨何也夫邪正不兩立陽進則陰必退其勢然也當一陽來復之時雖有剛長之勢然其勢

猶孫未見其陵逼於陰也及二陽並進則衆正彙征為泰為大壯為夬皆勢所必至小人始無容足之地矣故取其卦為臨聖人慶幸之意其見於此乎

元亨利貞俱就臨上説羣邪退聽君子之志得行元亨也不恃勢用壯而守道義合於中行利貞也

二陽寖長已有臨陰之勢兊説坤順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又有臨陰之善故其占當得大亨然又利於守正葢勢德兼隆固君子得志之日然所行不正則德

不合卦而失自處之道矣又安能以得志哉故元亨而利於貞者乃理之當然彖易聖人以為戒而彖傳以為天之道也

蒙引曰元亨大半自勢上得利貞大半自理上来愚謂大半自勢上得則小半自理上得蓋剛長之時又有此善也大半在理上来則小半從勢上来蓋有其善既當利貞有其勢又當善用之也

八月有凶言平陂往復天運之常陽之長既可喜陽

之消又可憂自一陽之復至二陰之遯以卦計之凡有八卦以月計之當得八月到此時則陰浸而長陽當退避故有凶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

剛浸而長則駸駸乎不可禦之勢有臨之義也故曰臨

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說是和顏悅色不壯于頄也順是動而以順行不突

如其來也剛中所處得當也而應有助也夫君子之去小人固自有道若徒剛壯見于面目而無深沈之思不順不中而失善處之道勢孤援絶而無正人之助則不惟小人不可去而患害已生矣又安能得志哉故説而順剛中而應乃臨陰之善聖人彖傳深嘉之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本義意頗緩愚意聖人是説二陽雖長然不久將消

君子當預為之戒不可付之天運之自然也蒙引曰或謂主周正八月非也文王繫辭之時未有周正至武王得天下方用周正此可以破其說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瀦水有澤澤上有地地高澤下是上臨下也臨下之道教養二者而已故君子以之教民之意思無有窮盡其容保乎民也無有疆限教思无窮其意思如兊澤之深也容保民无疆其度量如坤土之大也

教思无窮者所謂聖人之心无窮也雖極治然豈能必四海之内無一物之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便不是聖人矣正是此意容保民无疆者蓋聖人之心無内外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天下民物皆欲使之得其所是无疆限也

初九咸臨貞吉

咸臨徧臨也君子以世道為已責初九陽德方亨則

四陰皆在所臨之內矣故其象為咸臨占者能守其
正不失臨陰之道則小人可去而吉矣貞吉只是元
亨利貞之意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此申貞字之義如屯初九雖盤桓志行正也例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剛得中而勢上進所謂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也故
其占吉无不利即卦辭元亨也不言貞者意此爻與

初九一體初既言貞此不待言也若謂九二剛得中而勢上進猶盛於初無待於言則貞自是戒占之辭何與爻德且四陽大壯其勢豈不尤盛亦有利貞戒何也初言貞吉二加之无不利者葢其德其勢俱盛於初非初可得而比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無可臨人却把甘辭好語臨在

下之君子甘臨之象也夫惟誠動物君子難說甘臨詭道其誰聽之故其占无所利然制行在我能知其无所利而改之則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言其不中不正也

曰咎不長則知其始之有咎也始雖有咎然能憂之則可以免矣故曰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處得其位正也下應初九隂陽相得其情密矣故其象為至臨言情意懇篤所謂情如膠漆契如芝蘭也

朋友以信相臨切至友道得矣故无咎不言吉利者爻非剛中相臨未必其善否也朱子語録曰至臨无咎未必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只是本義處得其位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人君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無所不周而其知大矣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而已六五柔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可謂得臨下之道矣故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其所行乃知之事大君之所宜也如是將見不用其聰而聰自周於九圍不用其明而明自照於萬里君道得而治可成矣何吉如之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即本義以柔居中在爻為以柔居中在臨為不自用而任人此何以謂中蓋人君不自用而任人便是理之正當處便是中故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

此題最難程文未好

上六敦臨吉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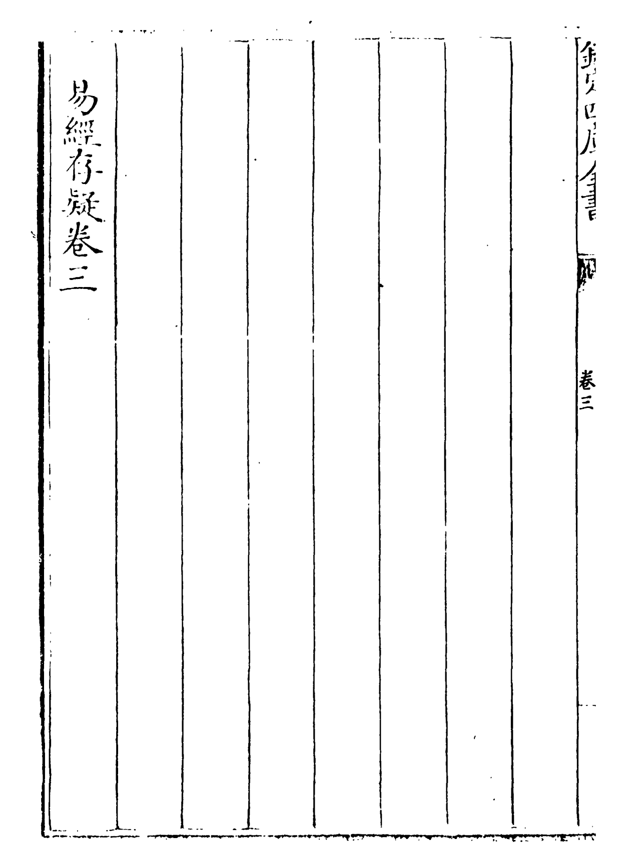
此爻只是卦位說道理於爻義無取蓋居卦之上處臨之終與人相臨自始至終而無替可謂厚矣子曰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上六其有焉故曰敦臨厚德臨人人無不服而邦家無怨矣故吉无咎吉以事言无咎以理言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言其志專在於内卦之二陽也有念念不忘之意有厚道矣所以釋敦臨之義也

程傳以志在内為應二陽蒙引用其說今從之



易經存疑卷三